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反山(上)

文物出版社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

反山

(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5

封面设计 卜 早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王 霞 张昌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山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10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 II

ISBN 7-5010-1758-1

I. 反… II. 浙… III. 良渚文化—墓葬 (考古)
—发掘报告—杭州市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560 号

反 山(上、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wyk@wenwu.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制

889 × 1194 1/16 印张: 50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758-1/K · 927 定价: 59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地理环境和反山概况	(1)
第二节	发掘经过	(6)
第三节	遗迹和地层	(16)
第四节	2002 年反山调查	(18)
第五节	地层中的出土物	(20)
第二章	墓葬	(24)
第一节	十二号墓	(27)
一、	概述	(27)
二、	出土遗物	(27)
(一)	玉器	(27)
(二)	石器	(87)
(三)	嵌玉漆器	(88)
(四)	陶器	(90)
第二节	十四号墓	(94)
一、	概述	(94)
二、	出土遗物	(94)
(一)	玉器	(94)
(二)	石器	(130)
(三)	嵌玉漆器	(135)
(四)	陶器	(135)
第三节	十五号墓	(140)
一、	概述	(140)

二、出土遗物·····	(140)
(一) 玉器·····	(140)
(二) 石器·····	(149)
(三) 陶器·····	(149)
第四节 十六号墓·····	(151)
一、概述·····	(151)
二、出土遗物·····	(151)
(一) 玉器·····	(151)
(二) 石器·····	(181)
(三) 陶器·····	(181)
第五节 十七号墓·····	(185)
一、概述·····	(185)
二、出土遗物·····	(185)
(一) 玉器·····	(185)
(二) 石器·····	(200)
(三) 陶器·····	(204)
第六节 十八号墓·····	(207)
一、概述·····	(207)
二、出土遗物·····	(207)
(一) 玉器·····	(207)
(二) 石器·····	(214)
(三) 陶器·····	(214)
第七节 二十号墓·····	(217)
一、概述·····	(217)
二、出土遗物·····	(217)
(一) 葬具上的遗物·····	(217)
(二) 其他出土遗物·····	(223)
第八节 二十二号墓·····	(277)

一、 概述·····	(277)
二、 出土遗物·····	(277)
(一) 玉器·····	(277)
(二) 嵌玉漆器·····	(291)
(三) 陶器·····	(292)
第九节 二十三号墓·····	(298)
一、 概述·····	(298)
二、 出土遗物·····	(298)
(一) 玉器·····	(298)
(二) 嵌玉漆器·····	(338)
(三) 陶器·····	(338)
第一〇节 十九号墓·····	(344)
一、 概述·····	(344)
二、 出土遗物·····	(344)
(一) 玉器·····	(344)
(二) 石器·····	(348)
第一一节 二十一号墓·····	(349)
一、 概述·····	(349)
二、 遗物·····	(349)
(一) 玉器·····	(349)
(二) 绿松石·····	(350)
(三) 石器·····	(351)
(四) 陶器·····	(361)
第三章 结语·····	(363)
英文提要·····	(375)
后 记·····	(377)

插图目录

4	图一	反山与莫角山位置示意图	47	图二九	玉琮(M12 : 92)拓片
9	图二	反山发掘区、探沟及钻探位置示意图	48	图三〇	玉琮(M12 : 93)
10	图三	反山汉墓平面位置图	49	图三一	玉琮(M12 : 93)拓片
12	图四	反山良渚时期的墓葬及其他迹象 平面图	50	图三二	玉琮(M12 : 96)
17	图五	1986年发掘的部分地层堆积情况	51	图三三	玉琮(M12 : 96)拓片
18	图六	2002年反山调查地层堆积情况	52	图三四	玉琮(M12 : 97)
20	图七	地层中出土的石钺	53	图三五	玉琮(M12 : 97)拓片
22	图八	地层中出土的石钺、凿、刀	54	图三六	玉琮(M12 : 98)
23	图九	地层中出土的玉器、陶器	55	图三七	玉琮(M12 : 98)拓片
	M12		56	图三八	玉琮(M12 : 98)纹饰细部
28	图一〇	M12平、剖面图	56	图三九	玉琮(M12 : 98)剖视图
29	图一一	M12随葬器物平面图	57	图四〇	玉琮(M12 : 98)A角纹饰示意图
30	图一二	玉冠状器、三叉形器、特殊长管	58	图四一	玉琮(M12 : 98)B角纹饰示意图
32	图一三	玉半圆形饰	59	图四二	玉琮(M12 : 98)B角纹饰示意图
33	图一四	玉半圆形饰拓片	60	图四三	玉琮(M12 : 98)C角纹饰示意图
33	图一五	玉锥形器	61	图四四	玉琮(M12 : 98)C角纹饰示意图
34	图一六	玉锥形器(M12 : 74-5)拓片	62	图四五	玉琮(M12 : 98)D角纹饰示意图
34	图一七	玉锥形器、锥形器套管	63	图四六	玉琮(M12 : 98)D角纹饰示意图
35	图一八	玉带盖柱形器、柱形器	63	图四七	玉钺(M12 : 100-1)出土平面图
36	图一九	玉柱形器(M12 : 87)拓片	64	图四八	玉钺、钺瑁、钺铖
37	图二〇	玉柱形器(M12 : 87)及纹饰细部	65	图四九	玉钺(M12 : 100-1)拓片
38	图二一	玉柱形器(M12 : 87)纹饰细部	66	图五〇	玉“权杖”瑁(M12 : 103)及拓片
39	图二二	玉柱形器(M12 : 87)纹饰细部	67	图五一	玉“权杖”瑁(M12 : 103)纹饰 细部示意图
40	图二三	玉柱形器(M12 : 87)纹饰细部	68	图五二	玉“权杖”瑁(M12 : 103)纹饰 细部示意图
41	图二四	玉柱形器(M12 : 87)纹饰细部	68	图五三	玉“权杖”铖(M12 : 91)及拓片
42	图二五	玉柱形器(M12 : 87)纹饰细部	69	图五四	玉“权杖”铖(M12 : 91)纹饰 细部
44	图二六	玉琮(M12 : 90)	70	图五五	玉璧、柄形器
45	图二七	玉琮(M12 : 90)拓片			
46	图二八	玉琮(M12 : 92)			

- 70 图五六 玉柄形器(M12 : 110)、钺铖
(M12 : 100-2)等出土平面图
- 70 图五七 玉镯形器(M12 : 94)
- 71 图五八 玉棒头端饰(M12 : 112、113)出土
平面图
- 72 图五九 玉端饰、龙纹管
- 73 图六〇 玉龙纹管、琮式管拓片
- 74 图六一 玉琮式管、串饰
- 75 图六二 玉长管、管
- 76 图六三 玉半球形隧孔珠、鼓形珠、粒
- 76 图六四 玉管串(M12 : 69)出土平面图
- 77 图六五 玉管串
- 78 图六六 玉管串
- 79 图六七 玉管串
- 80 图六八 玉管串、珠串
- 81 图六九 玉管串(M12 : 149)
- 82 图七〇 玉串饰
- 83 图七一 玉串饰
- 84 图七二 玉粒(M12 : 12~58)出土平面图
- 85 图七三 石钺
- 88 图七四 嵌玉杯(M12 : 1)
- 89 图七五 嵌玉圆形器(M12 : 68)

M14

- 95 图七六 M14 平、剖面图
- 96 图七七 M14 随葬器物平面图
- 97 图七八 玉冠状器、三叉形器、管
- 98 图七九 玉三叉形器(M14 : 135)纹饰
- 99 图八〇 玉半圆形饰
- 100 图八一 玉锥形器
- 101 图八二 玉带盖柱形器、柱形器
- 102 图八三 玉钺(M14 : 221)出土平面图
- 103 图八四 玉钺、钺瑁、钺铖
- 104 图八五 玉琮(M14 : 179)及拓片
- 105 图八六 玉琮(M14 : 180)及拓片
- 106 图八七 玉琮(M14 : 181)及拓片
- 107 图八八 玉璧

- 109 图八九 玉璧
- 110 图九〇 玉璧
- 111 图九一 玉璧
- 112 图九二 玉璧
- 113 图九三 玉璧
- 114 图九四 玉璧
- 114 图九五 玉带钩
- 115 图九六 玉端饰
- 118 图九七 玉缝缀片、半圆管形饰、鸟、蝉
- 119 图九八 玉琮式管
- 120 图九九 玉琮式管拓片
- 121 图一〇〇 玉琮式管拓片
- 122 图一〇一 玉琮式管(M14 : 173)与珠串出
土平面图
- 123 图一〇二 玉长管、粗矮管、管
- 125 图一〇三 玉管、弦纹管、半球形隧孔珠、
球形隧孔珠、鼓形珠、球形珠、
残玉器(柱形器)、粒
- 127 图一〇四 玉管串
- 128 图一〇五 玉管串(M14 : 165)
- 129 图一〇六 玉管串、珠串
- 130 图一〇七 玉粒(M14 : 3~30)出土平面图
- 131 图一〇八 石钺
- 132 图一〇九 石钺
- 133 图一一〇 石钺
- 134 图一一一 石钺
- 135 图一一二 石钺

M15

- 141 图一一三 M15 平、剖面图
- 142 图一一四 M15 随葬器物平面图
- 143 图一一五 玉冠状器、锥形器
- 145 图一一六 玉镯形器、琮式管
- 145 图一一七 玉璧(M15 : 35)
- 146 图一一八 玉鸟、长管、管、球形隧孔珠、
鼓形珠、串饰、粒
- 147 图一一九 玉冠状器、锥形器、琮式管、鸟拓片

148 图一二〇 石器、陶器

M 16

152 图一二一 M16 平、剖面图

153 图一二二 M16 随葬器物平面图

154 图一二三 玉冠状器(M16:4)及拓片

154 图一二四 玉三叉形器(M16:22)

155 图一二五 玉锥形器

155 图一二六 玉锥形器(M16:11)拓片

156 图一二七 玉带盖柱形器

157 图一二八 玉柱形器

159 图一二九 玉琮(M16:8)及拓片

160 图一三〇 玉钺斨(M16:48)出土平面图

161 图一三一 玉钺、钺斨

161 图一三二 玉璧(M16:35)

162 图一三三 玉镯形器、璜、带钩、条形器、端饰

163 图一三四 玉璜、鸟拓片

165 图一三五 玉琮式管、龙纹管、鸟

166 图一三六 玉琮式管、龙纹管拓片

168 图一三七 玉缝缀片、长管、管

169 图一三八 玉管、弦纹管、半球形隧孔珠、球形隧孔珠、鼓形珠

170 图一三九 M16 串饰出土平面图

171 图一四〇 玉管串

172 图一四一 玉管串

173 图一四二 玉管串

174 图一四三 玉管串

175 图一四四 玉管串

176 图一四五 玉管串

177 图一四六 玉管串(M16:96)

178 图一四七 玉管串、珠串、粒

180 图一四八 石器、陶器

M 17

186 图一四九 M17 平、剖面图

187 图一五〇 M17 随葬器物平面图

188 图一五一 玉冠状器、三叉形器、长管

190 图一五二 玉锥形器、坠、鸟、龟

191 图一五三 玉锥形器、鸟、龟拓片

192 图一五四 玉带盖柱形器、琮式管、缝缀片

193 图一五五 玉琮式管拓片

194 图一五六 玉琮(M17:1)及拓片

195 图一五七 玉琮(M17:2)及拓片

196 图一五八 玉钺(M17:22)

198 图一五九 玉端饰、长管

199 图一六〇 玉柄形器、条形器、管、球形隧孔珠、鼓形珠

201 图一六一 玉串饰

202 图一六二 玉串饰(M17:26)

203 图一六三 玉管串(M17:32)

204 图一六四 石钺

204 图一六五 陶器

M 18

208 图一六六 M18 平、剖面图

209 图一六七 M18 随葬器物平面图

210 图一六八 玉冠状器、锥形器、坠、卯孔端饰

212 图一六九 玉琮(M18:6)及拓片

213 图一七〇 玉长管、管、半球形隧孔珠、鼓形珠、串饰、粒

214 图一七一 石器、陶器

M 20

218 图一七二 M20 平、剖面图

219 图一七三 M20 随葬器物平面图

220 图一七四 M20 葬具上随葬器物平面图

221 图一七五 M20 北端葬具上朱痕范围内出土的玉器

222 图一七六 玉柱形器

223 图一七七 玉柱形器(M20:1)拓片

224 图一七八 玉柱形器(M20:2)拓片

225 图一七九 玉柱形器(M20:3)拓片

226 图一八〇 玉璧、管

- 226 图一八一 玉璧 (M20 : 5) 拓片
 227 图一八二 象牙器(M20 : 19)
 228 图一八三 玉冠状器、三叉形器、长管
 229 图一八四 玉半圆形饰
 230 图一八五 玉锥形器
 231 图一八六 玉锥形器
 232 图一八七 玉锥形器拓片
 233 图一八八 玉带盖柱形器、柱形器
 234 图一八九 玉琮(M20 : 121)及拓片
 235 图一九〇 玉琮(M20 : 122)及拓片
 236 图一九一 玉琮(M20 : 123)及拓片
 237 图一九二 玉琮(M20 : 124)及拓片
 239 图一九三 玉钺(M20 : 144)出土平面图
 240 图一九四 玉钺、钺瑱、钺徽
 241 图一九五 玉璧
 242 图一九六 玉璧
 243 图一九七 玉璧
 244 图一九八 玉璧
 245 图一九九 玉璧
 246 图二〇〇 玉璧
 247 图二〇一 玉璧 (M20 : 157) 拓片
 248 图二〇二 玉璧
 249 图二〇三 玉璧
 250 图二〇四 玉璧
 251 图二〇五 玉璧
 252 图二〇六 玉璧
 253 图二〇七 玉璧(M20 : 197)
 254 图二〇八 玉卯孔端饰、棒头端饰
 255 图二〇九 玉弦纹端饰、贯孔端饰、
 镶嵌端饰
 256 图二一〇 玉带钩、琮式管、长管
 257 图二一一 玉琮式管拓片
 258 图二一二 玉管、球形隧孔珠、鼓形珠
 260 图二一三 玉管串
 261 图二一四 玉管串(M20 : 93 之一)
 262 图二一五 玉管串(M20 : 93 之二)
 263 图二一六 玉管串
 264 图二一七 玉珠串
 265 图二一八 玉珠串
 266 图二一九 石钺
 267 图二二〇 石钺
 268 图二二一 石钺
 269 图二二二 石钺
 270 图二二三 石钺
 271 图二二四 石钺
 272 图二二五 陶器
M 2 2
 278 图二二六 M22 平、剖面图
 279 图二二七 M22 随葬器物平面图
 280 图二二八 玉冠状器、锥形器
 282 图二二九 玉带盖柱形器、柱形器、璧
 283 图二三〇 玉璜串、璜
 284 图二三一 玉圆牌 (M22 : 26-1)
 285 图二三二 玉圆牌 (M22 : 26-2)
 286 图二三三 玉圆牌
 287 图二三四 玉圆牌
 288 图二三五 玉镯形器
 290 图二三六 玉琮式管、鱼、卯孔端饰、
 纺轮、长管
 291 图二三七 玉琮式管 (M22 : 59) 拓片
 292 图二三八 玉管、鼓形珠、扁球形隧孔珠、
 半球形隧孔珠、粒
 293 图二三九 玉串饰
 294 图二四〇 嵌玉漆器
 295 图二四一 陶器
M 2 3
 299 图二四二 M23 平、剖面图
 300 图二四三 M23 随葬器物平面图
 301 图二四四 玉冠状器、锥形器
 302 图二四五 玉半圆形饰
 303 图二四六 玉柱形器、带盖柱形器
 304 图二四七 玉琮(M23 : 22)及拓片

- | | | | | | |
|-----|------|---------------------------|--------------|------|------------------------|
| 306 | 图二四八 | 玉琮(M23 : 126)及拓片 | 331 | 图二七三 | 玉璧 |
| 307 | 图二四九 | 玉琮(M23 : 163)及拓片 | 332 | 图二七四 | 玉长管、管、束腰形管 |
| 308 | 图二五〇 | 玉镯形器、璜 | 333 | 图二七五 | 玉半球形隧孔珠、球形隧孔珠 |
| 309 | 图二五一 | 玉璜 (M23 : 67) 拓片 | 334 | 图二七六 | 玉鼓形珠 |
| 310 | 图二五二 | 玉圆牌 | 336 | 图二七七 | 玉串饰、粒 |
| 311 | 图二五三 | 玉樁头端饰、卯孔端饰、镶插端饰、残端饰 | 337 | 图二七八 | 玉串饰(M23 : 110) |
| 313 | 图二五四 | 玉纺织端饰(M23 : 151~156)出土平面图 | 339 | 图二七九 | 陶器 |
| 314 | 图二五五 | 玉纺织端饰 | M 1 9 | | |
| 315 | 图二五六 | 玉璧 | 345 | 图二八〇 | 残存的 M19 随葬器物平面图 |
| 316 | 图二五七 | 玉璧 | 346 | 图二八一 | 玉锥形器、柱形器、长管、半球形隧孔珠、镯形器 |
| 317 | 图二五八 | 玉璧(M23 : 193) | 347 | 图二八二 | 玉管 |
| 317 | 图二五九 | 玉璧 | 347 | 图二八三 | 石钺(M19 : 11) |
| 318 | 图二六〇 | 玉璧 | M 2 1 | | |
| 319 | 图二六一 | 玉璧 | 350 | 图二八四 | M21 平面图 |
| 320 | 图二六二 | 玉璧 | 351 | 图二八五 | 玉琮(M21 : 4) |
| 321 | 图二六三 | 玉璧 | 352 | 图二八六 | 玉琮(M21 : 4)拓片 |
| 322 | 图二六四 | 玉璧 | 353 | 图二八七 | 玉器、绿松石 |
| 323 | 图二六五 | 玉璧 | 354 | 图二八八 | 玉串饰 |
| 324 | 图二六六 | 玉璧 | 355 | 图二八九 | 玉管串(M21 : 11) |
| 325 | 图二六七 | 玉璧 | 356 | 图二九〇 | 石钺、管 |
| 326 | 图二六八 | 玉璧 | 357 | 图二九一 | 石钺 |
| 327 | 图二六九 | 玉璧 | 358 | 图二九二 | 石钺 |
| 328 | 图二七〇 | 玉璧 (M23 : 98) 拓片 | 359 | 图二九三 | 石钺 |
| 329 | 图二七一 | 玉璧 | 360 | 图二九四 | 石钺 |
| 330 | 图二七二 | 玉璧 | 361 | 图二九五 | 陶高领罐 |

第一章 概 述

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了。

自1936年施昕更、何天行先生调查、试掘良渚一带的史前遗址,并编著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来,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考古工作开展得不多,进展也不大。当地上缴及采集玉、石、陶器后,仅有一些小型的试掘和局部的调查。196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其地域范围、具体地点等还都比较模糊。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专业人员等方面提供了基本保证,对浙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掘研究成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要项目之一。罗家角、平丘墩等遗址的发掘,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野外操作水平。随后对余杭北湖乡吴家埠遗址的发掘是良渚遗址范围内首次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掘刚结束,就按牟永抗先生提出的原定计划进行了较大范围的专题调查,东起塘栖,北至天目山余脉(余杭县与德清县交界的一带),西至彭公,南至勾庄三墩,几乎走遍了余杭县的西半部,重点地段是良渚、安溪(现已并入良渚镇)、瓶窑、长命和北湖(现已并入瓶窑镇)五乡镇。1984年的专题调查基本上也集中在上述五乡镇的区域内。一系列的野外工作,为我们在良渚文化考古上的突破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1981年吴家埠工作站的建立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太湖流域的考古工作,在行政区划上是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的考古工作者分别进行的,但相互之间交流频繁,信息沟通,促进了学科的前进和发展。自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吴县草鞋山发现了随葬玉琮、璧、钺等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后,在江苏张陵山、寺墩及上海福泉山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性质相同的一批贵族墓葬,这些重要发现,自然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就在福泉山第二次发掘结束后的1984年11月,苏秉琦先生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还形象地将福泉山一类的高大土墩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江苏、上海同行们的发掘成果以及苏秉琦先生指导性的讲话,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们加倍努力,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迎来了新的考古突破——反山发掘!

第一节 地理环境和反山概况

良渚遗址并不是单独的一处,早在施昕更编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一书中,就列举了12个地点(安溪后湖村及瓶窑宋村实为2处,则共有13个地点),所以“范围是非常广袤而散漫的”。这些遗址分布的范围都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之内,施昕更先生的描述至今还是相当准确和全面的,故抄录如下。

杭县为浙西平原地,亦钱塘江下游滨海冲积平原,河流罗织,人烟稠密,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在古代能孕育很早的文化,有它地理上的因素存在的。先将遗址附近的地势,分山脉、河流、平原三

〔1〕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方面述之：

(1) 山脉：遗址附近山岭很少，而在遗址的北部，山势绵延崇峻，为杭县与武康的天然屏障，即天目山脉之余支，最高者为大竹山、东明山等，至上纤埠附近已成强弩之末。遗址的南部，为大雄山一带的山系，范围甚大，盘踞于杭县中部平原，中为武康诸山的余脉，此外孤立的小山颇多，如瓶窑镇以东迨良渚一带，有蒿山、凤山、羊山、金山、树山、乌山、茅山、巫山、金顶山、荀山、近山等，遗址往往在此项小山山麓，实在很有意义的。在良渚附近的遗址，都分布在荀山四周接近地点，长明桥一带遗址，是分布在树山、金山附近及大雄山一带山系西北部余脉之上，大概古代的人，以占据一个小山而成为一部落的样子。

(2) 河流：遗址的北部，即大竹山一带山脉之南，为东苕溪，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南，分三支横贯余杭境内，至瓶窑镇汇合入杭县县境，西北流注入太湖。遗址四周的小河道，大都是人工疏浚，引苕溪的水以资灌溉。

(3) 平原：在遗址附近平原上，有高地，有洼地，有岛状地、阶级地、坡地等，而统称低者为田，略高者为地。在长明桥附近，不乏略高而又平坦的台地，是否为遗址痕迹，尚不可知。但是据现在所发现的情形看，当时遗址的位置，都在小山的缓坡地带之上。

1949年以后，在上述地理环境之内，经过若干次小规模发掘和调查，具体遗址名称有变动的，如“棋盘坟”，紧连的一块又称“长坟”，都属“朱村斗”村的土地；新发现的遗址有苏家村、桑树头、黄泥坎等。1981年吴家埠遗址的发掘首次在本地区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堆积，又是良渚遗址群最西端的一处。以后经过多次的专题调查，在对该地区的地下古遗址有了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1986年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一地段的地理环境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里是非常适宜于古人活动的区域。西天目山的余脉，从彭公向东恰如巨大的两臂前伸，北边较高的大山从北湖、安溪、德清县的三合延伸至獐山乡，南边从北湖的栲栳山、南山，经长命，连绵至良渚与大陆交接处逐渐消失。这一块小小的谷地，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公里，背靠山丘，面向平原，东苕溪流经其间，……已知的遗址地点多达四五十处……包括北湖、长命、安溪、良渚四乡的良渚遗址群，确实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部族聚居中心之一。”^{〔2〕}

在地理坐标东经119° 56′ 48″ ~ 120° 03′ 21″，北纬30° 22′ 37″ ~ 30° 25′ 55″的范围内，就是良渚遗址群的分布区。这是根据地形地貌，结合当时的考古调查资料所划定的。为了文物主管部门“四有”的需要，以小运河（良渚港—庙桥港）为南界，以瓶窑毛园岭为西界，以毛园岭经天目山的余脉至羊尾巴山为北界，东线因是平原开阔地，缺少地理物标，遗址的分布比较模糊，所以将羊尾巴山和良渚师姑坟遗址的连线作为东界。

我们在观察良渚遗址群内的地理地貌^{〔3〕}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在遗址群西北向东南贯穿的104国道（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南〕京杭〔州〕国道”的基本路线大致未变）应从视野中抹去。1999年建成的新104国道虽南移避开了良渚遗址群，但旧有104国道仍在继续使用，加之近年来该地区新建了若干条区内公路，在视觉上非常不利于遗址群的整体观察。

其二，作为浙江省内八大水系之一的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分三支横贯余杭境内，至瓶窑汇合入杭县县境，西北流注入太湖。这东苕溪在遗址群内东西横贯，把遗址群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我们知道，本地区的年降雨量约为1400毫米，天目山系的集雨量在汛期会形成山洪爆发，从地形地势来看，天目山系的洪水从西北向东南部的杭州一带注入钱塘江是合乎地势走向的，至今在这一沿线还有以利蓄洪的北湖、南湖及大片湿地。东苕溪从瓶窑镇东流至上纤埠附近北折入太湖是人工筑堤，强迫河道改流的结果。

〔2〕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概述》，《良渚文化》（余杭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

〔3〕 良渚遗址群的地形图可参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图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为了抵御东苕溪的洪水,史载从东汉开始就有建湖筑塘的工程。至今东苕溪沿岸的西险大塘仍是防洪的最大屏障。据考古调查,安溪的黄泥坎、念亩圩两处遗址均在西险大塘外侧,部分遗址没入苕溪水中,枯水时露出。所以目前横贯遗址群的东苕溪,在良渚文化时期并未形成这样的走向。良渚遗址群的古地理环境是值得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对于深入研究遗址群的聚落形态将是必要的。

根据不太系统和不太完整的资料,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群作为海陆相错的边缘地区,逐渐成陆,背靠天目山余脉,森林资源丰富,遗址群内低山矮丘、溪流沼泽相间,经过马家浜文化先民的初步开发,在良渚文化阶段,这里相当多的地方仍是水草茂盛的沼泽地。江南平原至今还有很多地名为“某某草荡”,“草荡”即沼泽,与“湿地”近似。

反山位于遗址群偏西部的中心地区,除北距天目山余脉较远外,与东部的雉山、南部的凤山、西部的汇观山这些海拔20~30米的小山均有约2公里的距离,这种地理位置的选择,似乎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反山的东南方向是著名的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其余都是低平的农田。经测绘,莫角山的海拔超过12米,大莫角山海拔18米左右,而反山海拔10米左右,反山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坐落在约1万平方米的小高地上,其高约6米,而周围农田的海拔为3~4米。在一处相当空旷的平地之中,良渚先民挖土搬运,在反山的位置堆筑营建一座高于周围平地五六米的大土台,形成壮观神圣的场所,无论是事先的设计,组织指挥众多的劳力,还是营建布局有序的祭坛与墓地,都充分显示了良渚文化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苏秉琦先生以“山陵”相比喻,誉之为“土筑金字塔”是十分恰当的(图一^[4];彩版一~四、六)。

反山的南侧原有两个池塘,其东南角相距10米以外的有40余平方米,其西部距反山不足5米的有30余平方米。反山的西北部50米以外则是连片的众多池塘。整个良渚遗址群原有的池塘无法统计,但至少超过百个是没有疑问的。说明这一情况,是反山发掘后,发现反山土台的堆土具有明显的湖沼相的特点,又呈比篮球稍大的团块状,团块间夹有灰黄土或碎小陶片、红烧土颗粒等,搬运的迹象显而易见。以后在莫角山、马金口^[5]等遗址的高土台的堆积中又发现了相同的现象。良渚遗址群人工营建的大小土台需要大量的泥土,这些泥土应是在附近取土,虽然无法确证这些土台周围的池塘一定就是取土地点,但说明了反山、莫角山、马金口等土台的部分堆积取自附近的沼泽地,这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沼泽较多的环境特点,有助于我们对聚落形态进行探索研究;同时也说明了良渚文化营建众多的人工土台与地理地貌这种客观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

反山坐落的小高地未经发掘,堆积情况不甚明了,在其西端的断面上可见断续的良渚文化地层,曾暴露一座残墓,有人骨和残陶豆。反山南侧经试掘,未见文化层,1米以下即见生土。北侧探沟1米下即见生土。推测这块上万平方米的高地原为不甚平整的低丘,在营建反山墓地时曾稍作平整。

反山东南方的莫角山遗址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工营建所用的土方量,都是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无法比拟的,它与反山在位置上密切相关。反山是良渚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莫角山是超巨型的礼仪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值得探讨。虽然莫角山遗址目前所获得的考古资料还远不能对它的年代、分期、营建过程、功能、性质、各土台的布列格局和用途等问题作出判断和解释,但1987年冬对莫角山遗址东南部进行试掘时,曾在表土下发现一座随葬陶鼎、豆、罐的小墓打破红烧土堆积,随葬陶器的组合与反山第一阶段以M12为代表的随葬陶器的组合一致,器形特征属良渚文化中期偏晚,与反山相比略晚,从文化分期上看,反山和莫角山的营建年代大致同期。当然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莫角山遗址及其周围是良渚遗址群各类遗址最密集的分布区,而且反山、桑树头、钟家村、马金口等遗址

[4] 图一所标注的出土器物资料可参考良渚文化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1998年。

[5] 根据1998年对良渚遗址群的再次调查,发现马金口遗址现主要分布于自然山体的东坡。1989年当地村民在此取土烧砖时,曾于2米深处发现一根10余米长、0.4米见方的木构件。

步富裕起来，雒山村兴起盖房热，反山北侧30米以外处新盖了成排的楼房，一户费姓农民（费子根）的楼房盖到了距反山西北部仅5米处。而长命乡政府为了适应农民盖房的需要，在104国道北侧，正北距反山100多米处建造了“长命建筑材料厂”，生产五孔水泥板，反山周围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非常庆幸的是反山本身未遭受破坏。

1985年下半年，长命乡农机修造厂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机遇中，转制新建“余杭县长命制动材料厂”，新厂址选中了反山，占地30亩。该厂在筹建过程中把厂区北围墙建在了反山顶部北缘（现反山未发掘地段的北缘仍留有拆除围墙后留下的基槽）。这一情况被我所的文保员费国平（家在雒山村，1977年参加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后，被我所聘为合同工，1991年进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他及时向我所报告。如果没有费国平的报告，建厂取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也不会有反山发掘。

第二节 发掘经过^[6]

1984~1988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部门设置中,业务室有一室(古建文保)、二室(史前考古)、三室(历史考古)和四室(瓷窑址考古)。二室的主任为牟永抗,成员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刘斌,另外在吴家埠工作站有文保员董永昌、许志华、费国平、陈越南、陈欢乐和值班人员吴开基。

我们得到费国平关于在反山筹建厂房的报告后,王明达和芮国耀很快就赶往吴家埠工作站,会同费国平到反山现场调查。我们三人都对良渚遗址群进行过多次考古专题调查,在1981年和1983年两次较全面的调查工作中都曾沿着反山西侧的小道走过,当时的经验和认识水平是以是否发现文化层、是否拣到陶片等遗物作为判定遗址的依据,所以当年既不认识反山,也从未听到过关于反山如何重要的消息。这一次调查我们已经有了江苏、上海同行们的发掘经验和“土筑金字塔”的概念,我们判断的标准是“熟土”,而且可以说,发现“熟土”有时比拣到陶片更重要。这里需要作些说明,所谓“熟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考古学术语,凡是经过人类翻动、搬运等的任何形态的土层、堆积等,相对原生土而言,都是“熟土”。而这些所谓的“熟土”是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野外工作,对那些土质土色并不那么纯净,而包含物极少或甚至没有包含物,有时又夹杂一些红烧土、木炭、草木灰颗粒等形成的土台的经验辨认,这些土台在杭嘉湖平原、苏南平原往往被称为“山”或“墩”。认识上一旦突破,发现这些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祭坛和墓地复合遗址就不是太困难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浙江、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数十次对该类熟土墩的发现和发掘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凡事开头难,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对熟土墩的认识是从反山开始的,事实也证明这是一次较成功的实践。当时我们三人非常认真仔细地対反山上下周围进行了踏勘。反山西部是费姓农民三分地(200余平方米)的竹园,东部全是雉山村茶园,周围种植山芋,植被良好,幸好反山西面的断面上刚被附近的村民挖进两三米的缺口。余杭县长命制材料厂的北围墙没有全部砌上砖墙,仅挖开50厘米宽的基槽,深度也仅50厘米。这些新近挖开的断面给我们的观察提供了方便,我们三人一致确定反山是“熟土墩”。当时,我们急切地感到,当务之急是制止工厂施工,并且不允许在反山上动土。我们赶到长命乡政府,找到筹建余杭县长命制材料厂的领导和主管乡工业办公室的负责人,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很客气地答应了我们不在反山动土的要求,还表示费国平就是当地人,随时可以看到工厂的举动。这些情况让我们放下心来,以后他们也确实没有扰动反山。

王明达、芮国耀回杭后,向病休在家的牟永抗主任作了汇报。牟永抗先生具有丰富的考古经验,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学术带头人,又是室主任,既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又要安排布置全室的工作计划。大家知道,慢性肝病曾长期困扰着他,然而他没有停止过学术思考,对我们汇报的各种情况都会提出中肯的分析意见,独到的见解往往使二室的同志们获益匪浅。听完我们对反山情况的介绍,牟永抗主任布置王明达提出发掘反山的方案,全面的工作安排由他统筹。

1986年春节刚过,所领导和室主任二级干部会议结束,分管考古的刘军副所长和牟永抗主任就在二室布置全年的工作。据王明达笔记所记,牟永抗先生讲了9项任务,现择相关内容介绍如下。

第1项,嘉兴、湖州地区遗址的再调查(一月上旬已由王明达、芮国耀、刘斌、杨楠、费国平五人对湖州地区进行了调查,并在邱城遗址为配合造纸厂的扩建工程进行了试掘,确证了马桥文化地层)^[7];

[6] 此节亦可参见王明达《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刘斌《湖州市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湖州市邱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报告》(待刊)。